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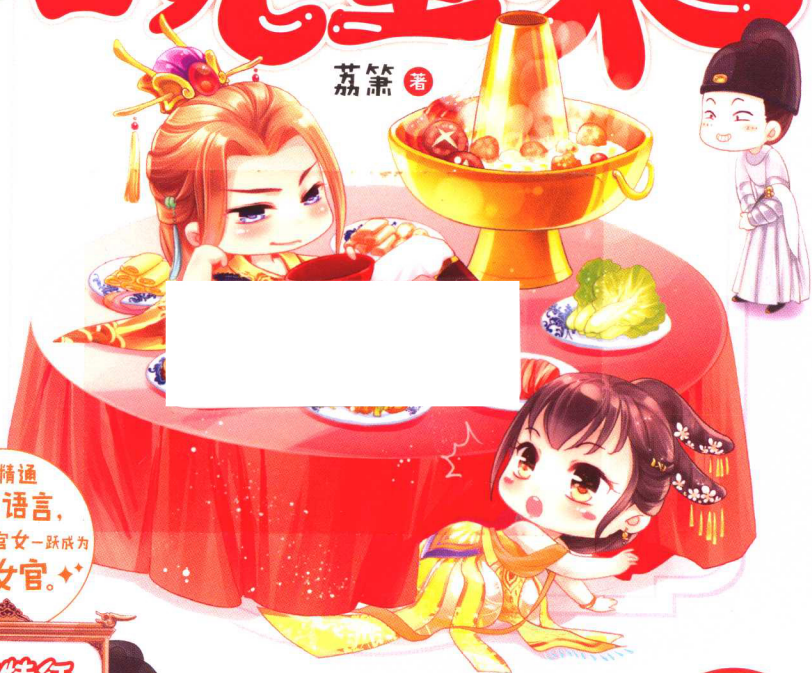
魅丽文化



飞马工作室

到朕 碗里来

荔箫 著



因精通
异族语言，
她从殿外宫女一跃成为
御前女官。✧

工作特征

钱多，假少；
福利多，睡眠少。

明明只想好好在御前当差，
怎么却莫名其妙上了贼……
啊不，龙船！

“皇上，
我真的只想做个
安静的女官啊！”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EIHUA ZHO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芳菲 著

 **百花洲文艺出版社**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到朕碗里来 / 荔箫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500-1585-2

I. ①到… II. ①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5839 号

到朕碗里来

荔箫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杨 旭 袁井蓉
文字编辑	谢瑞婧
封面设计	许 静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0
版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2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585-2
定 价	24.8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47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 调任来得太突然 /001

皇帝需要什么人还不是随意往身边调，从八品长使一跃到从六品典侍，但她委实是皇帝继位四年以来的头一个。

第二章 御前当值不容易 /015

沐容一时拿不准这次是谁的算计，却是拿准了决计不让那人背地里笑。以为她能就此在御前消失一阵子？偏不！

第三章 为何乱点鸳鸯谱 /032

颖贵姬嫣然一笑：“臣妾不敢怪瑞王殿下如何，不过沐容姑娘瞧着也是嫁人的年纪了，陛下何不成全了殿下，也算给沐容姑娘个归宿不是？”

第四章 一不小心湿身了 /050

殿里安静得只余二人的呼吸，皇帝的每一声呼吸都让沐容浑身一冷，“胆子不小，乐意在湖里待着，要不要朕差人把你沉塘？”

第五章 向失宠嫔妃看齐 /066

她知道皇帝对自己动了心思，如果就这么被端上了皇帝的餐桌，不对，龙榻，她就只能被香喷喷地吃掉了！

第六章 皇后日子不长了 /083

皇帝要“央”她件事，把她吓得够呛——给皇后解闷，逗皇后开心。她止不住地去想，皇帝和皇后间的感情到底是怎样的。

第七章 出宫避暑遇意外 /098

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表白，沐容的脑子就彻底乱了。宫里一度把她和皇帝的绯闻传得那么凶，瑞王就算不怕吓着她，难道也不顾及一下皇帝的喜怒吗？

第八章 陛下您喜欢男人？/113

“容容。”皇帝扭过头觑了她一眼，“朕不纳你是不想强人所难，但你要是因此怀疑朕其实喜欢男人的话……再有下次，朕让你试试。”

第九章 禁军都尉府问话 /136

他从来没想到这个通晓两国语言的沐容会往外传暗信，即便在禁军都尉府一次又一次要求查她的时候，他都一门心思地护她。结果，居然如此直接地证明了他的信任都是错的？

第十章 瑞王劫狱护沐容 /150

沐容抱膝不说话，皇帝笑得有些不大自然：“禁军都尉府的事……是朕的错，你安心养伤，想不想回宫都日后再说，只一条……你可别就这么把自己嫁出去。”



第十一章 为沐容指门亲事 /167

“三弟，你听着，娶了沐容为妻，就不许纳妾。你敢纳妾，朕就敢收你的封地。”若要纳妾……还轮得着你娶她？！

第十二章 瑞王的谋反计划 /182

那个人她嫁不得，她的婚约以几个时辰前的那次大吵告终——至少在她心里已经告终了。如果她回去，把来龙去脉告诉皇帝，皇帝会怪她抗旨吗？

第十三章 只护她一生周全 /200

贺兰世渊觉得心绪太复杂了，一边是见沐容嫁不成瑞王了有点儿高兴，一边又觉得……在她伤心成这样的时候他高兴是不是挺不道德？

第十四章 皇上中毒量极了 /223

沐容哭声骤停，就这么僵在了贺兰世渊怀里，推也不是待着也不是，虽然满心不愿意这么被他搂着，但又好像……挺喜欢这种温暖？

第十五章 兴王莫名遭暗杀 /246

兴王死了？兴王还没到锦都就死了？朝臣们说得文绉绉的，听来听去，沐容讶异地总结成了一个词：暗杀。

第十六章 至亲叛国不能忍 /262

皇帝在瞒她，娜尔也在瞒她，甚至很可能御前众人都在瞒她。再想想皇帝那日问她的话，父亲……叛国？

第十七章 上元灯会的浪漫 /277

“给我半年，我尽力做到你想要的。我若做到，你嫁我。若做不到……随你。我数到十，你不反对就是答应我未婚妻了。”

第十八章 为了退位也呈拼 /295

历史上倒是有退位的皇帝，但那是年纪大了才禅位新君啊！没听说过年纪轻轻为了谈恋爱把皇位扔给弟弟的啊！

尾声 /312

你说你想要“觅得良人以身相许”和“看遍天下风景”，前者你既然押在了我身上，后者我陪你同走，可好？



第一章 调任来得太突然



这是沐容入宫以来第一次碰上大型宫宴，她心知会有许多王公贵族前来参宴，可自己却什么也看不到——她只能在殿外候着，并且是辉晟殿外远远的一角。虽离殿门很远，一颗好奇心却怎么也掐不掉，只得暗骂自己位份不够高。

眼见皇帝进了殿门，恭敬施礼的沐容一声不吭地随着众人一齐起身。看着不着热闹，就只能拿“殿外没有殿内‘伴君如伴虎’的危险”来安慰自己。

远远地有些动静，好像是有人在争吵。抬眼望去，辉晟殿前那个不小的广场上，有两个人在那里争论着什么，广场空旷，故而这二人显得极为显眼。

他们一边低声争论着，一边往这边走，其中一个人，因为争吵，好像不愿进殿去。沐容正寻思这是出了什么事，恰好碰上平日里在殿内服侍的宦官文俞路过，二人也算相熟，便拦住他：“文大人……”

文俞一停：“沐姑娘？”

沐容努了努嘴：“大人您瞧那边。这么吵着不是个事吧……大人过去看看？”

文俞往那边看了一眼，却回过头来笑叹道：“姑娘说的是，可这事我帮不上忙。那边那位是靳倾来的使节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带的传译没一同进宫，刚差人去禁军都尉府问了，一会儿就有新的传译到。”

好嘛，合着是语言不通。

沐容了解了始末，跟文俞道了句谢。

那二人走得近了些，依稀能听清几句，在靳倾活了这么些年，那些话沐容自是听得懂的。

垂眸静立，眼观鼻、鼻观心，“观”了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——总不能眼看着使节大人憋死啊！

且不说憋死，他这么进殿，一会儿得多难受啊，非失礼不可！

在一众宫人的注目下，沐容只好先“失礼”了，拎着裙摆就跑下了辉晟殿前的长阶。

于是一众宫人都觉得，这宫女她是嫌命长了——在御前的人，不好好当值，这般不管不顾地在大殿前飞奔，她想干什么啊？

找杖毙哪？！

那边二人还争得厉害，使节急得面红耳赤也没用，领路的宦官一头雾水。

沐容在长阶下驻足，调整了气息，稳步向前，维持着宫女该有的笑容，开口就是一句靳倾话：“您稍等一下。”

“……”面前的二人同时一哑，那使节略带诧异地点了点头，“好……”

“他说他想出恭。”沐容从容不迫地对那宦官说，不想目光却触到宦官更加疑惑的神色，顿时抬手拍额头：忘了把语言换回来了……

轻咳一声，沐容又用汉语道：“他说他想出恭。”

那宦官这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无论他怎么说，这使节就是死活不肯跟他进殿去——这事儿忍不了啊！遂忙向沐容道了谢，自己带着那使节去了。

皆大欢喜，沐容松了口气，不由得有点沾沾自喜。脚步轻快地回到了御阶上面，刚到自己原来的位置站定，旁边的宫女龄兮便压低声音跟她说了一句：“你麻烦大了……”

“啊？”沐容一蒙，再看向她，龄兮却看着地面不再说话，意思是回头再说。

沐容目不斜视地继续“站岗”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宦官和靳倾的使节走到她面前，使节笑意款款地用靳倾话问：“传译还没来，我得去拜见陛下，姑娘可否随我走一趟？”

他问得很客气，她若说不去，就太不识相了。屈膝一福，沐容低眉顺目地随着二人进殿，一颗心都提了起来。

沐容忐忑不已地踏入殿门，殿内的恢宏气势让沐容陡然一震。礼乐与金碧辉煌的宫殿相互映衬，说不出的庄重。她正准备好生欣赏一番，却发现面前的使节蓦地矮下一截——对了，还得行大礼。

跪地，右手压左手置地，叩首。一套“稽首”的动作完成得也算熟练。

起身，这厢使节说一句，身后的沐容就翻译一句。

“靳倾驻大燕使节克特，恭祝陛下圣体安康，祝大燕国运昌盛。

“臣此番代靳倾汗王携薄礼相赠，望陛下喜欢。

“愿大燕与靳倾永结世好。”

她这边毫无压力地翻译着，朗朗道出使节的意思。却全然没想到，一旁的众多朝臣及命妇的注意力早已不在那使臣身上，而是……这使臣身边的传译官为什么会是个宫女？

她为什么会说靳倾话？

是汉人的样子啊！

就连九阶之上的当朝天子贺兰世渊都纳闷了：这宫女看服色，怎么着都是他御前的人……怎么就成了靳倾使节的传译了？

没听说过御前宫人能去禁军都尉府当值啊！

此时，沐容正等着皇帝发话，以便再给使节翻译。殿中默了一默，听得皇帝清朗一笑，却是说了一句：“代朕多谢汗王。克特，你身边这传译官……倒是挺有意思。”

“……”沐容一滞，翻译了句“陛下说多谢汗王”。她想了一想，觉得后面的话，若是照皇帝原话翻译，使臣不免要疑惑皇帝连自己跟前的人都不熟，即便不这么想，大概也没什么话可回，大庭广众之下岂不尴尬？

“陛下问您，为什么找个宫女做传译，您的传译官呢？”沐容微微笑道。

使臣自是如实跟皇帝解释了原因，说传译有事未来，禁军都尉府差来为他传译的人又未及时赶到，所幸有这宫女相助……

不管怎么说，最后一句话让沐容很高兴。方才龄兮说她有“大麻烦了”，多半是因为她方才的举止失仪。现在这般，怎么也能减减罪吧？

使臣又施了礼，去旁边落座，沐容看着应是自己什么事了，也再次行了大礼。刚道出那句“奴婢告退”，便听得九阶之上的皇帝带着几分玩味之意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奴婢沐容。”沐容道。

皇帝愣了一愣。宫人自报名字，多半报个平时常叫的名字便是，若有

家世不一般的贵女入宫为女官，则会自持身份报个“某氏”。慕容？怎么听着像是话说了一半似的……

“慕容……什么？”皇帝把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。

沐容哑声一笑，知是皇帝误会，解释道：“奴婢姓沐，名容。”

一声略显尴尬的轻咳之后，皇帝“哦”了一声，便让她退下了。

宫宴散后，皇帝走出辉晟殿，往成舒殿去。在大燕朝皇宫中，辉晟殿、广盛殿、成舒殿并称三大殿，其中用作宫宴及大朝会的辉晟殿在最前，作为帝王寝殿的成舒殿在最后。

宫宴时喝了些酒，皇帝便懒得乘步辇，想随意走走醒醒酒。刚从辉晟殿旁拐过弯去，就听到一句有些尖锐且不服气的“那不然呢”。

皇帝停了脚，又往后退了一步，退回那弯道处凝神看着。月色下，显然是个级别高些的宦官正在训斥宫女。

被训的似乎是方才那个给靳倾使节作传译的宫女。

沐容心里委屈坏了，她本以为就算被罚，也是因为自己跑下辉晟殿去和使者说话。谁知却被管着外殿的宦官，也就是她的顶头上司钱末好一顿骂，原因竟是她方才在殿里“不给皇帝面子”。

奇了怪了，不过就是因为皇帝误以为她姓慕容问她叫什么时，她理所当然地答了句“姓沐名容”，这就算不给皇帝面子？

所以面对钱末的斥责，沐容很是理直气壮地顶了一句：“那不然呢？”

“当着文武百官、内外命妇的面，你敢这么驳陛下？”钱末阴阳怪气地道，“莫说陛下误会，就算陛下真给你改姓了慕容，你能如何？”

那照着这意思，她刚才是该随口编个名字，这事便过去了。沐容这就奇怪了——照着他们的做法，这样难道不算欺君吗？

“奴婢实话实说罢了，大人您想怎么着？扯个谎话来骗陛下，欺君之罪，奴婢等着被诛九族吗？”

气势汹汹，显然不是个小宫女该有的态度。

钱末被顶得怒了，不管沐容这话说得有理无理，只觉她到底是太没规矩——从外殿到殿外，侍奉的这一群宫人全由他管着，还没见过哪一个敢这么直言顶撞，旁人就算当真心有不服，也都是忍着就过去了。

尖声轻笑，钱末招手让身后的两名宦官到近前来，他冷睨着沐容吩咐道：“押去宫正司，把嘴堵上，杖责二十，我看她这张会说鸟语的嘴还能

不能伶牙俐齿。”

……浑蛋！沐容当下心底便是这反应。按说面前这人官职比她高，若有理便说理，即便没理了，他扭头就走，她也不能不依不饶。

官大一阶就非要压死人才算完？

眼见沐容一时吓得怔住，闭了嘴，钱末却没就此住口，又刺了一句：“会几句鸟语就没规矩，非得折折你这翅膀不可。”

这话如同火上浇油，说得沐容也怒了：“你凭什么？！”在两个宦官伸手抓住她的同时，沐容喊了出来，“你说我驳了陛下的面子！可陛下在辉晟殿上都没说什么！哪儿轮得到你来罚我？”

无力还手，沐容简直体会到了当初读史读到忠臣受宦官打压时的无限悲壮，悲痛欲绝中，忍不住就效仿书中英烈骂出了口：“阉官！你欺君罔上，不得好死！你……你仗势欺人，残害忠良！你……动刑一时爽，全家乱葬岗！”

“……嚯。”背地里正看热闹的皇帝当即就哭笑不得地扶了扶额头，心说这丫头真有意思，谁借她的胆子这么骂人？

他示意随侍的宫人们止步，自己提步过去，走到近前挥手吩咐：“放开她。”

几人俱是一愣，旋即忙不迭地拜了下去，同声道：“陛下大安。”

“旁人都退下。”皇帝的声音沉沉的，钱末同另外两个宦官一叩首，连忙退下。

沐容清楚，这个“旁人”是除她之外的其他人。

“话不少。”皇帝语气未变，压得沐容不敢抬头，也不敢说话。

“动刑一时爽，全家乱葬岗？”皇帝淡淡地看着她，“这都哪儿学的话？”

靳……靳倾，那里民风彪悍，都这么说……

这话她不敢说出来。忍着紧张的沐容赶紧叩首：“奴婢失言，陛下恕罪。”

这次认错倒是认得快。

“嗯……”皇帝顿了一顿，又问她，“靳倾语跟谁学的？”

沐容老实回道：“奴婢的父亲是驻靳倾使节。”

“哦……”皇帝了然点头，这倒正常了。

又看了她一会儿，明显觉出她很紧张，终是一笑：“起来吧。”

“谢陛下。”沐容又一拜，拎裙起身。习惯性地抬头，目光在皇帝脸上一停便滞住了。这是她头一次看清这大燕的帝王长什么样，之前只看到

过侧影。

声音倒是沉稳，虽年轻却尽显帝王威严。

长得倒是很清隽。

再一定睛，与皇帝视线一触，沐容乖乖地低下头去，一声不吭，一副任人宰割的乖巧模样。

皇帝看着她轻声一笑，继而随意地倚在旁边的墙壁上，口气略有几分玩味：“你叫沐容，是吧？”

“是，奴婢沐容。”她的拘谨和皇帝的随意大相径庭。

“姓沐名容。”皇帝又道。

“嗯，是。”沐容心里忐忑坏了。

皇帝的口气愈显轻松：“现在什么位份？”

沐容一滞，答：“从八品……”

从八品什么来着？她只觉这宫中等级森严，品秩太难记，记了好久，虽是背下来了，但只能一级级往下数着才能背出来，单个儿拎一个出来问她，她是决计反应不过来的。

皇帝一时也没开口，看她一副绞尽脑汁的样子，很好奇她在琢磨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看她唇畔翕动，再过一会儿，听她不知不觉中背出了声：

“从五品女史、正六品待诏、从六品典侍、正七品选侍、从七品常侍、正八品恭使……”

“从八品长使。”皇帝适时接口，沐容恍然大悟：“对！”

皇帝愣是哑了，少顷，扯了扯嘴角，带着几分嘲意问她：“姑娘，你进宫多久了？”

“……”沐容再度低头不吭声，被呛得没话。嘴巴毒归毒，该承认自己“学艺不精”的时候还得认。

“靳倾话说得不错。”皇帝一笑，思量着道，“别在外面候着了，来御前吧，朕身边也需要个传译官。”继而一顿，又纠正道，“传译女官。”

沐容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到底是不愿意跟他走得太近——殿中做事，风光归风光，可“伴君如伴虎”，这话她很清楚。短暂地默了一瞬，还是没有拒绝的胆量，遂俯身一拜，道：“诺，谢陛下。”

从八品长使一跃到从六品典侍，在能多赚点俸禄高兴之余，沐容还是敏锐地觉察出御前的风声不大对头。

背地里悄悄打听，这才得知，原来是自己想得太简单——她觉得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皇帝需要什么人，还不是随意往身边调。

倒确实是随意往身边调，但她委实是皇帝继位四年以来的头一个。始开先例。

于是宫中都传了个遍，说皇帝身边多了个红人。六宫嫔妃难免觉得，长此以往，不好收拾。

嫔妃且先不说，御前看她不顺眼的就不在少数，有些还加以掩饰，有些根本就不掩饰。

沐容心底琢磨，事已至此，得先在御前站稳脚才行，不然往后这日子可不好过。

而且……只怕还不只是“不好过”，就算搁外头，同行还是冤家呢，放在这宫里，看她不痛快的“同行”，大可能会把她往死里踩。

降职事小，丧命事大啊！

想了想宫中常见的几种死法：杖毙、赐酒、赐白绫……

这还不算完，有些人甚至死了多半还不能好好安葬，大多是往外一丢了事。

沐容身上一阵寒噤，想着只一句“全家乱葬岗”，就把自己骂去了乱葬岗，这得多不值当……非得努力地好好活着不可！

说是“传译女官”，其实准确说来，她只是在其他女官的基础上多了个“传译”的职能，平常端茶送水的事照做不误。

这些活儿平时一众宫女轮值，没什么稀奇，也没什么难当。这日，沐容本是歇着不当值，大监冯敬德却专程来找了她，原因是：靳倾使节来觐见。

于是她这个传译得去。

入殿间正好碰上奉茶的宫女也在进殿，那宫女叫妩芸，和她一样的份，资历却比她老多了。

宫中做事得着眼力见儿，像沐容这般就受人排挤的更是。入殿见了礼，沐容便上前同她一起奉茶，妩芸从小宫女手中的托盘里取了茶盏，递与沐容，沐容再呈上去。

如此奉了两盏茶给同来的朝臣，第三盏奉给那靳倾使节克特。沐容伸了手去接，还没拿稳，妩芸就松了手。

茶水洒了一地，碎瓷散落四周。

沐容心知从旁人角度看，多半会觉得她没接稳。于是狠狠一横妩芸，

心中道：“长得挺漂亮，却背地里玩阴的？等着！”

暂没工夫多计较，沐容回过头，慌张地对克特道歉，熟练地说着靳倾语，连个磕巴都没有。

已规规矩矩下拜谢罪的妖芸闻言一怔，全然不知沐容在说什么。但听得沐容与克特又有几句对答，才见她朝皇帝拜了下去：“陛下恕罪。”

皇帝见状，同样好奇她方才与克特说了什么，淡淡一笑，也没叫她起身，便问：“刚才说什么呢？”

沐容一拜，朗朗回说：“奴婢说对此很是抱歉，他说不要紧；奴婢又问他有没有烫着，他说没有。”

看她答得面不改色，好像对此事并不在意。明明是她没接稳茶盏，看着倒还没妖芸紧张，皇帝遂又问：“怎么罚你合适？”

于是又见沐容和克特嘀咕了两句什么，沐容回答说：“克特大人说……随陛下的意。”

……居然就真问了克特的意思？还老老实实在地回“随陛下的意”？皇帝心中不住哑笑，暗道这姑娘真够实在，明明知道他听不懂靳倾话，她便是从中使个小聪明，给自己脱个罪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
皇帝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便摆手让二人退下，谁也没罚。

二人起身一福，恭敬地退出成舒殿，到旁边的小间候着。刚一进门，妖芸便被猛地一拽，一声惊呼刚出口，整个人就被抵在了墙上。

沐容面目狰狞地拎着她的衣领，一手指着她的脸怒道：“贱人，你敢阴我？”

“我……”妖芸傻了眼。宫中明争暗斗不少，成与不成，明面上都是忍着的，要报仇也是私底下再用阴招报，像沐容这般直接把人按在墙上质问的……头一回见！

“你可别说你听不懂！”沐容狠狠道，“够毒的，明明知道御前犯不得错，你成心要我的命是不是？”

小间里本就还有旁的宫人候着，均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得瞠目结舌。眼见沐容气势汹汹，一时竟无人想起要上前劝。

妖芸哪里见过这阵势，已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沐容又瞪了她一会儿，才松手放开了她，冷冷地转过头去，目光划得屋中众人都打了个寒噤。

“我知道，打从陛下调我到御前开始，看我不顺眼的人就多了去了。”

沐容咬牙切齿道，“不计较那是我懒得计较，若要计较，谁死谁活还不一

定呢！”

她这话说得虽狠，众人难免在心底嘲笑她说什么大话。可这句腹诽还没完，便见沐容冷眼睇向妩芸，笑意轻轻道：“你刚才瞧见了，使臣面前，我传什么便是什么——我若是告诉陛下，使臣看到的是你没拿住茶盏在先，还有你好果子吃吗？”

妩芸心底这才陡然惊了。这话说得委实不错，沐容怎么来御前的，众人都清楚。一来是她会靳倾话；二来是皇帝迎面碰上了她怒斥那殿外的掌事宦官钱末欺君。可见皇帝对沐容算是信任的，若沐容借着这信任造个谣，反手摆她一道，吃亏的绝不是沐容自己。

“安心做你该做的事！谁也别得罪谁！”沐容颜色稍霁，复又扫了众人一眼，转身出了小间。

她这样的性子实在和宫中别的女官差得太多，这一举动也实在“惊天泣鬼神”，导致在之后的几日里，御前旁的宫人见她都躲着走，生怕一不小心被她按墙上。

旁人当心不要紧，几日下来，连皇帝也看出了些端倪。所以在她不在的时候，直接叫了人来问：“干什么都躲着沐容？”

“这个……陛下……”那宦官一揖，犹是瑟瑟缩缩地打量了一圈，确定沐容没在附近，才道，“那天……沐姑娘把妩芸按墙上了，好一顿骂。不敢得罪……”

“……”皇帝听了微愕，就沐容那小身板，怎么看也不像啊。

晚上再到御前当值时，皇帝忍不住打量，若有所思的神色让沐容很是别扭。而沐容那别扭的样子……让皇帝也很是别扭。

“沐容啊。”皇帝终于搁下了笔，索性问个究竟，“你会武？”

“啊？”沐容一愣，想了想说，“没有啊。”

“那朕怎么听说你把妩芸给打了？”

沐容闻言，头一个反应就是被人告了黑状，面色一暗，欠身如常道：“奴婢没打她。”

“但是你把她按墙上了，是不是？”皇帝又道。

沐容闷闷地点头承认：“是……”

“原因呢？”皇帝问她。

沐容想了想，虽说此时告一状，告的是大实话，但没准儿妩芸因此就

把命丢了，她在御前的名声也更保不住了。遂一福身，颌首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几句话说得急了，奴婢又是暴脾气，就没忍住……”

殿里的宫人们偷瞧着，一边惊讶于沐容居然没借这机会除了妩芸，一边好笑地看着她在皇帝面前大气都不敢出的样子，心说到底还是有人镇得住这丫头。

皇帝看她的眼神中则是满满的探究，很想知道她在自己面前的这副谨慎小心背后，到底有个多么不羁的性子。

没听说过御前女官动手掐架的！

“你到底会不会武？”皇帝又问，这次带了点不耐烦的意味。

沐容暗一撇嘴，心下抱怨：陛下您无聊吗？非得追问一姑娘家会不会武？

她浅一欠身答：“不会。”

“二话不说就动手，还说不会。”旁边有小宦官低低反驳，沐容一个眼风扫过去，他即刻闭了口。

皇帝笑看着没说话。那宦官愣了愣，又大着胆子道：“姑娘，您可不能欺君啊。”

……妩芸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这么帮她踩我？

沐容冷冷地睨着他，余光瞥了眼一副看笑话模样的皇帝，一字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：“本来就不会，何来欺君？”

听着简直像是要咬人。

“咳……”皇帝轻一咳嗽，“不会就不会吧，朕也没说什么。”

“……诺。”沐容目光转回，颌首低应了一声。

“帮朕看看这个有错没有。”皇帝交了本册子给她，“禁军都尉府译的。”

沐容拿着那本册子回屋，随意地翻了两页，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，就是本从新倾语译成汉语的词集。一页页看下去，心下忍不住惊呼，禁军都尉府真是有本事，不仅意思译对了，居然还带押韵，比她这个在新倾长大的人水平都高。

大燕真是藏龙卧虎！想想在新倾时，连能把汉语说地道的人都没几个，刚回大燕不久的沐容莫名其妙地心生自豪。

手上这本词集，不仅挑不出错，还让沐容折服，因为觉得译文太美，她想将原文也背下来。是以不当值的时候，她就喜欢找个僻静处坐下，一

句句地去读、去背。宫里地方大，很多地方人烟稀少，她很快寻了个合适的地方，倚着假山靠着湖，可谓风景大好。

“姑娘。”略带试探地一唤，把沐容的神思呼回来，转过头去，身后是两个宦官。

她站起身，将那本册子收在了交领上襦的衣襟里，问他们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您可是御前的沐氏？”

二人打量她一番后问，问得客气，沐容点头便应：“我是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们是凌妃娘娘身边的人。”二人揖道，“娘娘听说姑娘会靳倾语，有些东西想让姑娘帮着译成靳倾文。”

沐容闻言，心中便生机警。这话怎么听都奇怪，纵使靳倾和大燕近年来交往愈发多了，大燕人也多是拿靳倾的东西翻译成汉语，这凌妃想把什么译成靳倾文？她看得懂吗？

尚未来得及问，沐容便见一佳人从假山后缓步行来。一袭诃子裙颇为精致，高绾的发髻上缀着数件珠翠，步履轻盈，美得好似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子。

“凌妃娘娘安。”沐容识趣地没多加欣赏，垂首福下身去。凌妃一笑：

“从前不曾见过，姑娘倒是聪明，怨不得陛下喜欢。”

沐容心中一紧，从嫔妃口中说出“陛下喜欢”这话，绝对不会是单纯的夸奖。

“娘娘言重了。”沐容低头笑言，“倒不是喜不喜欢，不过是奴婢会几句靳倾语，用得上罢了。”

“本宫知道。”凌妃也没就此多废话，伸手将一个厚厚的本子交给沐容，“这个，就有劳姑娘帮本宫译出来了。”

这是？

沐容疑惑地接过，一看上面的文字，一句“你玩儿我呢”险些脱口而出。

——《大藏经》！

沐容一直不明白外面传进中原的佛经都是如何译成汉语的，但就算译成汉语，她也看不懂多少，如今……这是要她译成靳倾语？

用头发想想也知道，凌妃这是成心找茬儿！

沐容抬起头，将满心不爽化作一缕温婉笑意，气沉丹田，莞尔向凌妃道了一句：“娘娘如此一心传播佛经，真是……早点被佛祖收了才好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最后一句话说得很低，凌妃未听清，又见她笑意盈

盈不似恶意，便脱口追问。

“奴婢说……”沐容想了一想，笑容更显明媚，“娘娘您对佛祖如此虔诚，佛祖必定对您大加赞赏！恨不能让您常伴座下才好！”

不卑不亢地道完这一番“解释”，沐容大赞一句自己实在演技甚佳，逻辑清晰。

凌妃面色稍霁，不再与她多争，只道：“姑娘真是博学，这经，便劳姑娘译了。”

沐容霎时很想把那经书糊她一脸——如若装订得精致些，书皮再硬些就更好了！

颌首再度翻了翻手中的经书，沐容笑意未变“娘娘恕罪。奴婢不懂这些，不敢妄读了佛祖，实在不敢随意译来。”

“便是不肯了？”凌妃等的就是她的拒绝——诚然，沐容便是不拒绝，她也有别的话可说。

“不是不肯，是不敢。”察觉出对方的咄咄逼人，沐容适时地服了软，福下身去，“娘娘恕罪。”

周遭很是静了一静，这种安静让沐容越觉得事情不妙。继而听得一声冷笑，凌妃曼声开了口：“来人，送宫正司去，杖责五十，打死了算本宫的。”

沐容浑身一个激灵。

动刑一时爽，全家乱葬岗。

这话她当着钱末的面吼出来了，当着凌妃的面——还是识趣地忍了吧，不然……真是把自己送去乱葬岗了。

“还都给本宫记着。”凌妃居高临下地睨着她，笑意清浅，“本宫知道她现在在御前得脸，但你们该是都还记得这宫里谁说了算。和御前那边也说清楚了，如果敢去陛下那儿说半句不该说的，本宫可没那么心善。”

凌妃转身便走，行出两步却又驻足下来，回首瞟了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就是让你长个记性。在宫里，还轮不着你出风头。”

凌妃施施然离开了，沐容自始至终没有开口。

须臾，打算把沐容送去宫正司的宦官走上前，只见她抬起头，双目冷盯着凌妃远去的方向，咬牙切齿地道了一句他们听不懂的靳倾语：“这浑蛋……”

二人相视一望，带着两分疑惑问她：“姑娘，您什么意思？”